

田永元自选集

小说卷

田永元 /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田永元自选集

小说卷

田永元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永元自选集·小说卷/田永元著.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113-20768-7

I. ①田… II. ①田…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②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0142 号

书 名: 田永元自选集·小说卷

作 者: 田永元 著

策 划: 石建英

责任编辑: 石建英

编辑部电话: 010-63549510

封面设计: 崔 欣

责任校对: 苗 丹

责任印制: 郭向伟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

网 址: <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7.25(总 81) 字数: 330 千(总 1 500 千)

书 号: ISBN 978-7-113-20768-7

定 价: 180.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51873174(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市电(010)51873659, 路电(021)73659, 传真(010)63549480

丰厚的历史馈赠

——为永元的自选集而作

李国文

近日，永元的4本文学作品自选集，将由中国铁道出版社正式出版，听到这个消息很为他高兴。他嘱我，为他的自选集说上几句。我虽然年岁以高，已80有5矣，然而这个任务我是义不容推辞的。

屈指算来，我与永元的交往自1979年参加铁道部组织的中越反击战铁路采访团始，已经有近40个年头了。漫长的时间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经历着不同的磨炼和进步，身居异地千里，但总觉得心是挨得挺近的。几十年来，永元从一位在生产第一线的火车副司机，成长为中国铁路著名的作家，这其中经历怎样的艰辛，他自己是最有切肤之感的。道是无情却有情，他是咀嚼岁月的橄榄果，掺和着自己拼搏的汗水甚至是泪水，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每每在时光的演绎中，得到永元职务的变化，作品的收获，都很是从内心里为他高兴的。而永元每逢年节假日里，不断地打来问候电话，从这里，我都会感受到他那颗朝气蓬勃的心，乐观向上的情绪，还是那样洋溢着青春之情。他创作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都在不断地拓展着他的艺术天地，昭示着思想的常新常绿之树，总是给人以新的启迪。

1985年，永元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路蜿蜒曲折》，我曾为之作序，在那本序中，我曾由衷地说道：大凡每一个在文学道路上跋涉的人，都免不了要东碰西撞，寻找最适宜自己生存的空间。十八般兵器摆在面前，究竟哪一件耍起来最得心应手，总得一一试过才行。永元这几年——当然，首先是自1979年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大好局面，为他创造了足以舒展艺术翅膀去翱翔的天地；其次各报刊编辑热情温暖的手浮托

着他,为他起飞尽到了推送的力量,像春风文艺出版社敢为年轻人出诗集的气度和雅量,是很让人感动的;最后才是他自己不停地燃烧和爆发,能够飞翔腾越,能够在他驰过的土地上,洒下一点籽粒,结出一点果实。虽然谈不上鸿篇巨制,更不是惊人之作。但却能从中看到他的劳绩,他的探寻,他的进步。就诗而言,不也可以观察得出,他由最初的稚气到日渐成熟的轨迹,假如我们知道,这本诗集出自一个火车司机之手,是在千里驰骋的途中,是在把一锹锹的煤投进烈火熊熊的炉膛的劳动中,每一句诗都是伴随着汗水的洗涤,风笛的和鸣,人生的撞击,一路风尘地相送而产生出来的话。那也许会从欣赏的角度上,理解他为什么写出这许多隽永的、耐人寻味的短诗的原因。

40多年来,永元其实从来也没有搞过专业创作。可以这样说,他的发表在全国报刊近千首诗歌和几百万字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都是在工作之余,甚至是酒饭茶余、旅途路上的产物。近20多年来,他更多的经历是花在创办《中国铁路文学》,并担任其主编,后又受聘于《鸭绿江》杂志主编、《中国铁路文艺》执行主编的事务性工作中。在中国改革经济大潮汹涌澎湃之时,他激流勇进,勇于担当,不辱自己的使命,尤其在担当《鸭绿江》杂志主编的6年期间,能将这本纯文学刊物最终办成旬刊,而且办得有声有色,就其一个人的能力来说,能做的这么多,就很值得称道了。更何况,他在20年办刊和其他工作中,还忙里偷闲,创作出那么多体裁和题材颇丰、有血有肉的文学作品,就更能显现出永元的才干和为人来。

如今永元已过花甲之年,他的创作天地无论从个人的经历,思想的深邃都非昔日可比。几十年来,他的创作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文思更加踊跃,思路更加开阔。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的一部长篇纪实文学《神仙王国里的酸甜苦辣》,反映的是铁路机车乘务员的生存状态的作品,由于贴近生活,现实性极强,在全国铁路引起了轰动的效果。《人民铁道》为此专门开辟了专栏,报道了此书,深受广大铁路职工,尤其是铁路机车乘务员欢迎的盛况。对于那时在极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火车司机们含辛茹苦,为了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不计报酬,不计得失,而拼搏奋

斗的精神给予了由衷的赞叹,有些撼人心灵的情节,至今还令人难忘。

正是在这本书中,永元显示了一个铁路作家走向成熟,具有把握和驾驭生活能力的形象。记得那年,他到我家来做客的时候,不无骄傲地告诉我,整个春节期间,他收到了全国各机务段近百封鼓励和慰问他的来信。永元的可贵在于:他从来不会在已有的成绩面前沾沾自喜,而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为自己的事业成功增添了新的内容。正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尽量使诗歌的创作减少直抒胸臆的特色,不断跟随时代的脚步,让诗歌更多展现心灵的天地,自我的天地。用评论家们的话来说,让诗歌完成语言的颠覆,让诗歌更能跟上时代的节拍,前几年他发表在《人民日报》和《鸭绿江》等报刊上的几组诗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

多少年来,永元对报告文学这种体裁似乎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长篇报告文学《深圳铁路之魂》《陈亮传》《中国铁路风云录》等都显示了他驾驭文字的本领和敏锐的时代目光。这里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海路》更是因为题材的宏大、人物的鲜活、故事情节的细腻,而在铁路内外引起了极好的反响。我非常赞成作家晓凡在评论《海路》中说过的这些话:“《海路》是一部不多见的相当独特的作品,所以它一出版就受到专家的关注和读者的好评。”因此,这部书能全票获得辽宁省政府第六届报告文学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还应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田永元的文学创作日渐个人风格的成熟,尤其在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中更显出了他的创作才干和潜力。在这点上我极赞赏如今旅居美国的一位叫许振强的辽宁文学评论家对永元创作所做出的切实而中肯的评价。这是写在20年前,一篇专论田永元的文学创作的文章。这篇专论,在详尽论述了田永元的创作成就后,曾深情而真挚地指出:在田永元20年的文学创作中,可能他更青睐诗和报告文学的创作,诗是他创作的发轫,报告文学的创作给他带来了荣誉。但是,无须说,他写小说似乎有比别类创作更多的自由,抒发个人艺术情怀更为淋漓尽致,不似写诗那样正襟危坐、苦心孤诣,不似写报告文学那样有意识地避开了一些内容、顾左右而言他。小说创作使他

的视点不再是仰视、平视生活，而是俯视生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想来，若田永元能有效率地总结自己各种体裁创作之长，其新的文学园地，将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注）

是的，当读到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4本永元自选集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成就，应该被时代和广大的路内外读者所认可的。

我预祝永元的创作生命会更加的持久和旺盛。

2015年8月于京城

注：摘自《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四期，许振强：《确定性价值审美——田永元创作论》。

辛勤奔波在文学创作之路上

王勇平

我曾经给永元的作品写过序，那是几年前，永元创作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海路》，让我写过一篇文章，记得我在文章里说过：《海路》是永元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一个新的起点，随着永元年龄的不断增长，阅历的不断丰富，思想的日渐成熟，他的创作还会显出更多的成就来。几年过去了，现在他又推出了自己的4本自选集。作为文友，我为他感到高兴，也就答应为他再写一些话。

实事求是地说，永元这些年的主要精力并不是放在文学创作上，这期间他先后主持《中国铁路文学》《鸭绿江》《中国铁路文艺》等文学杂志的笔政。在20多年的主编生涯里，永元显然倾注了自己的大量精力和心血，让这些纯文学杂志在经济大潮中经历磨砺焕发生机，作为杂志主编，永元付出的劳动和心血令人钦佩和感叹。这当中无不展示着永元务实，开拓和执着的个性。大家都知道，这些年，纯文学刊物处境较为艰难，这其中不乏体制、经费、发行和纸质读者减少等诸多问题困扰，但是，面对这些问题永元没有徘徊不前，而是，迎着困难、顺应形势、抢占制高点，联络诸多的文学爱好者和关注文学事业的各界人士，找出办刊的有效路子来。无论在编辑《中国铁路文学》，还是《鸭绿江》杂志时，他都团结和培养了众多的文学爱好者，让期刊办得有声有色、图文并茂，始终保持着发行量在同类期刊中趋于上游的态势。

虽然永元忙碌于办刊的劳作，但他并没忘记自己是一名作家尤其是铁路作家的职责，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创作。正是涉猎了更多的生活领域，品味了更多的生活艰辛，他的视野更加开阔，思路更加清晰，创作的领域更加宽广。不仅在诗歌、报告文学的创作领域中

游刃有余,而且在小说、散文的领域里也更显现出自己的才干和潜能。

永元最初是以写诗起家的。上世纪70年代初,永元的一组火车头之歌,在当时以标语式口号充斥着中国诗坛的状况中,这组诗以劳动者的豪迈,以亲身的生活体验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热爱,情真意切,在当时能引起读者和诗坛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的日子,永元也有过创作的苦闷,有过找不到自己的彷徨,然而,他是位善于从否定自己中不断前进的人。尤其在进入辽宁文学院的学习中,永元能够从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充实着自己,以至于,在社会变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没有落伍,许多优秀的作品都在这个时期脱颖而出的。

在文学创作中,永元有自己的追求,在他的创作中,总是以其厚实的诗歌创作功底作为基础,在报告文学、散文、小说的创作中,他都以诗歌的优美语言贯穿于他所有的作品里。比如在小说的叙述语言里,他注意文字的优美、语言节奏的动感,读起来有一种美的享受。他的散文有些篇章乍看似乎有点乱,好像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规矩”,可是,读到最后,一种清晰的脉络总是突现于读者的面前,让人感到“形散而神凝”。这使他的作品拥有自己的风格,也拥有自己的读者群。他的不少作品被中央一级的报刊以及上《散文选刊》和《诗选刊》上选载,几个中篇小说的发表,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关注。中篇小说《小镇上的俩丫》被《小说选刊》所选载,中篇小说《父亲的1947年》所揭示的那段历史,显出永元善于从历史的进程里映衬现实的敏锐性。这些小说都密切的贴近生活,有很强的故事性,让人看到后不能不佩服永元对小说的把握已很有功力了。近年来他的诗歌创作也在努力改变着自己,无论从诗歌的表现形式到诗歌的思想内涵,他都能积极地融汇当前诗歌新潮中的元素来不断充实自己,他在自己的诗歌里感慨:且将63视作36,轻轻的一个转身,年月就给了我们更多的馈赠。

40多年来,永元从一名火车司机成长为国家的一线作家,成长为铁

路的一位著名作家,成为一名文学杂志主编。这固然与铁路的有关领导和职工以及他所在的辽宁省作家协会帮助和培养有关,还在于他本人多年来自身的奋斗,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真诚的热爱,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国家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

永元已过花甲之年,可他给我的印象却定格在中年汉子的形象里。那不知疲倦的身影和总是洋溢着蓬勃的笑脸,给同他接触的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永元是在基层中走出来的人,他那火车头的性格始终没有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阅历丰富了,待人接物变得周全了,这是他变的一面,而唯独没有变的是他对工作的热情、对事业的执着。也许正是靠着这种劲头儿,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突破、升华自己,才有了那么多的作品不断地从他的思想中奔涌而出。

对永元创作的成果我是钦佩的。当然,我也认为:指出其作品的缺点和不足,也是做朋友的最起码的坦诚,自选集的4本集子,整体水平不错,上乘之作不少,但不可讳言的是,有些作品激情有余,深沉不足,甚至还有粗糙之感,有的作品一挥而就,全文谋篇布局就显得捉襟见肘,对此,永元自己也能清醒地看到,也常常这样剖析着自己。但瑕不掩瑜,这个自选集确实达到了一个文学创作较高的境界。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永元还能登上新的高峰,我相信。

2015年9月初于北京

田永元的路海空

晓 凡

这里所说路海空，并非我们惯常书写的陆海空的笔误，而是纯属田永元先生个人人生历程的路、海、空。

文学圈里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或编辑工作的人，大概都知道田永元刚刚成年，就带着满身豪气和火车头的腾腾热浪，不顾一切地连冲带闯，撞开了文学的大门。铁路之路，路之上的燃煤机车，就是他生活与创作的原点。对于田永元来说，萌发于这个原点之上的冲劲闯劲十分紧要，若是少了这份执着的热情和参与精神，恐怕就难以造就这个百折不回、总是乐观向上、在行进中不断歌唱的诗人了。

本该路路通的田永元，在他少年时代的末尾，就遭遇了重重坎坷。刚从铁路司机学校毕业，当上了火车司炉，在风鸣火吼的火车头上，满心喜悦地挥汗如雨，并为此写下了真实展现心灵历程的抒情短章。一个刚刚上路的非专业文学青年，第一批处女作就达到了大体可以发表且有相当一部分诗作能让编者读者留下印象并记住作者的名字，是多么难能可贵呀。他的文学航程就要顺风顺水地展开了，可是好事多磨！在那个社会生活被少数人折腾得一塌糊涂的特殊年代，不仅人们去趟北京要办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签发的“赴京介绍信”，就连向报刊投稿，一般也要在稿前附上一张经过相关组织审查、认为作者可以发表作品的文稿通行证，缺了这张通行证，作品就很难面世。据说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就是惊动了毛泽东才得以出版的，何况田永元乎。

当年正准备复刊的《鸭绿江》杂志及其主管部门，都怕沿用原有刊名被指被诬为“复旧”“妄图复辟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只好暂以《辽宁文艺》的名字出刊。恰在此时，编辑部收到了田永元的组诗《火车头之歌》，编辑人员个个说好，可是没有文稿通行证、无法发表。几次与

作者所在单位联系,先是说研究研究;多次催问,拖过很久之后才答复说:该作者有下水捞鱼虫到市场卖鱼食的投机倒把行为,不宜发表其作品。《鸭绿江》资深主编思基先生,向来爱惜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对《火车头之歌》格外赞赏。可是碍于那个不宜发表作品的结论性的意见,一时难以签发。当时马加、陈森、晓凡等写作者刚从农村改造思想回城不久,都临时挂在编辑部,其实是赋闲待命。临近发稿日期时,思基同志对我说:田永元的组诗挺有才情,作者也有创作潜质和培养前途,仅仅因为捞过鱼虫、卖过鱼食就不准人家发表作品,哪个喂养热带鱼的人没买过鱼食?没人捞鱼虫卖鱼食,让鱼吃什么?这个小青年显然被冤枉了!想请你跑一趟辽西,拜访那里的主要负责人,尽一切可能说服他们给田永元和他的作品放行。我傍晚乘车欣然前往。

田永元上级主要领导人是一位白发长者,见面后我首先献上一本思基的著作《过渡集》,顺便介绍说主编思基同志是一位曾在南泥湾 359 旅开荒种田的老干部,他因工作太忙无法脱身,特意派我来与党委沟通情况,看看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田永元和他的诗歌作品。对方很直爽,开门见山地说:“这个小田是刚从火车司机学校分配来的司炉,培养锻炼一阵,就是开火车的司机了。据基层反映他工作表现不怕苦不怕累,挺好的……可是他档案里记载着,在校期间,他曾下河捞鱼虫卖钱,构成投机倒把,所以我们对他的写作活动一直没予支持。现在省里派专人来考察他,说明他是个人才。我们共同商讨一下,看看应当怎样对待小田和他的作品。”我如实介绍说:“田家七八口人,全靠他父亲的手艺挣钱养家,后来老人因病不能工作了,家里断了进项,日子很艰难,田永元就开始捞鱼虫换钱贴补家用,甚至为挣两块钱,大年三十晚上还跟哥哥一起外出扫雪清路障,赚点小钱交给母亲。”对方有所悟彻地感慨说:“原来是这样……看来这是个有担当的孩子,将来错不了!”我趁势说:“组织上准备把一列列火车交给他开,发表他几首诗就更不是问题了。”“对!你们先发稿,手续我会派人补办。”此后不久,《鸭绿江》以重点版面推出“诗坛新人”田永元的诗作,并陆续发表了对他作品的评介文章。

当中国跨入历史新时期,在新的生活面前,田永元更加激情澎湃,诗如泉涌,他不仅组诗一个接一个,问世的诗集也一部接一部:《旋转的

年华》《我的路曲折蜿蜒》《田永元抒情诗九十九首》……他的路越走越宽广,对人生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笔下的作品更是喜怒哀乐皆文章。他的长篇纪实文学《神仙王国里的酸甜苦辣》(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从文学形态到思想容度都属上乘的作品,可惜我们的文学评价总是眼望高空,很少平视底层民众,如果能到300万铁路员工中去做个调查,大概就会体认这部作品的厚重价值了。在沈阳铁路局的大虎山机务段,机车乘务员在一起哭诉说:田大哥这部书,把咱多年经受的苦辣酸甜都给说透了,咱从心眼里感谢他。湖北江岸机务段工友们听说写过《神仙王国里的酸甜苦辣》的人要到段里来,自发地排成长队,隆重热烈地夹道欢迎写出了他们真实心态的诚实作家。上海铁路局、兰州铁路局和全国各大机务段的机车乘务员们的几百件联名信函、联名电报向作者表示敬意。据此联想到我们的评奖办法,这里专指纪实文学的评奖体制,仅仅靠几位文学圈内的人士来议论审定,久而久之,难免会有缺失。还是应该打开大门,让传主及特别与之相关的人士也能在评审过程中发出声音,这样做应该能够避免偏颇和遗珠之憾。我既非报告文学作家,又非理论批评家,冒昧发出这样的议论,想来应当不会被误解。

2005年,田永元告别铁路,投身到烟台一大连海上轮渡建设工程,开始他的海路生活了。

从铁路到海路,是一个大飞跃、大转折,田永元在那里担任高级顾问的实际职务,许多高层决策他都热情地参与其间,同时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这对他后来形成的长篇报告文学《海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都是重要的积累。创作需要才能,但是只靠聪明才智万难写出厚重作品,尤其是长篇报告文学。我读《海路》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部非常沉实的作品,它的架构是钢筋铁骨的,散点透视的生活碎片,在这个大视野的架构中成为一个个闪闪发光的亮点,展示出浩大工程建设的艰苦与壮丽。在一些细微的亮点上,我们能够读到作者心灵和情感的闪光,有些华彩段落简直辨不出哪是作家的书写,哪是工程建设者的叙事抒怀。这种“模糊”有时就是衡量作家生活深度和笔力的一种尺度。《海路》很少使用统计数字和经济报表,这一点跟许多同类题材的作品大不相同,它致力于让读者知事、识人、见人心,纵然在说事,也总

是让你识见人的灵魂。在描写工程建设的长篇纪实文学中,《海路》是一部不多见的、相当独特的作品,所以它一出现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与好评。值得特别提到的是临近退休年龄,已经从铁路局直属机关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之后,田永元仍然怀着极大的生活勇气和创造激情,“身入”海路,以两年多的汗水和心血凝成这部力作。相信《海路》不仅仅是田永元个人创作中的里程碑,同时也是我国纪实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田永元的《海路》尚未完工时,他又应聘出任《鸭绿江》杂志主编了。他到任的时候,《鸭绿江》像国内大多数省级纯文学杂志一样,是个严重缺粮户,资金短缺,难以为继。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想方设法筹集办刊资金。而资金来源已经不能依靠所谓“皇粮”,必须自己想办法。于是,他从海路转到空路,开始起飞了,不是飞到各地去拉赞助,而是去寻找合作伙伴,为刊物争取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来源,充分发掘文学杂志在市场经济中的文化价值,打好经济基础。他空路来去,不辞辛苦,有时一周要飞三四个城市,还要不误审稿、编稿、发稿。这项工作的辛酸和劳累,是一般人很难承受的,但是他熬过来闯过来了。结果是经济状况大为好转,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刊物的管理和运营,再也不拖欠工资和稿费了,刊物质量明显提高,取得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此后他又受有关部门的邀约,参与了一家大型杂志的实际工作。

田永元何以能够在他海、路、空的人生道路上总是知难而进,乐观向上,行则必果呢?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散文似乎蕴藏着答案:

于是我想向春天说:感谢春天,是春天给了我蓬勃丰富的思想,当一切幻想和梦想还在严冬的重重包围之中时,春天,是你给了我最好的昭示。一些看似渺小而又微弱的力量和事物,正是在春天获得了无穷的勇气,也正是春天,使我们获得了生命,获得了不可战胜的力量。我想对春天说的很多很多,然而,我知道,我在春天要做的事,更多。

田永元——《我对春天的诉说》

好一番发自肺腑的动情的“诉说”,话语不多,意味深远,值得期待!

2015.7.27 写于沈阳

目 录

小镇上的俩丫	1
父亲的 1947 年	23
燕娘	50
断裂层	76
爱,轻轻地道一声再见	87
底蕴	103
“陈口臭”小传	156
沙海茫茫	159
小站情悠悠	166
局报编辑	171
父子俩	183
邻居的小阁楼	191
凡人小事	198
灵隐之光	202
二哥	215
没有做成的菜单	225
将军和大尉的老婆	229
神狗	232
古董迷	234
琴声悠扬	238
暖流	251
妈妈睡着了	255
儿子的心	258

小镇上的俩丫

1

一个地方总会有一个地方的特点。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见，水土的不同，特点就明显起来。甚至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人的性格都会有显著的差异。就像自然界里的花卉树木，各种类别都各有特点。关键一点是树木的水土形成了它们的差异。双狮山小镇，尽管不大，但却极有特点，名字起得好，叫来叫去就把它地理位置叫得越发重要了。叫到如今，竟然成了铁路交通的要道了。

所谓的双狮山，其实就是一些石头和泥土堆积起来的大山包，屹立在铁路旁的开阔之地。最有特点的是，两块极大的峰石狰狞着、矗竖着，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就被叫做双狮山了。你别说，冷不丁看上去还真像是那么回事，尤其是坐在火车上，那蒸汽机车的车轮一滚动，惊天动地、喷云吐雾地把个双狮山挟裹在其中，就像是那对雄狮跟着车轮在跑，也真是带那么股彪悍劲儿。而在它的身旁，一条不大的河流绕着双狮山又打个弯，不紧不慢地沿着铁路线往下流去，每当春夏秋之季，河流两边绿树掩映花丛簇拥，还颇有几分小江南的味道呢。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地势、地貌、风水，男孩生下来都有几分豪爽强悍，女的就平添了几分姿色。小镇上，日月如梭中就不断地出各式各样的人才，出风花雪月的女性，有人就说，双狮山镇最出色的还是女人，一个个光滑滑、水溜溜的，让男人们见了真的不愿意挪步。其实，更令男人们兴奋的还是这里的习俗，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特别的宽容。所以多少年来这里就：笑贫不笑娼。因此，风流韵事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不过这多少有点吹牛的味道。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地方小，容不得太多的事罢了。

时间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南北东西的铁路都在这里交叉，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铁路交通枢纽，双狮山周边一下子就繁华热闹起来。围着双狮山的四周，密匝匝地崛起一幢幢的平房和楼群。有人说，双狮山镇是火车头拖来的，这话形象极了。小镇在烟熏火燎中也越发显得破旧，然而正是在这样年代里，它却在整个中国辽西一带越发有名气了。老实说，这名声的鹊起，实在是要感谢那个年代。也不知道是谁给鼓捣出来的，小镇上在一夜之间就像突然凸起了那一对双狮山的标志。小镇上的文艺宣传队，仿佛一夜间的工夫就唱红了大半个辽西。

这个文艺宣传队，是从铁路上捧红的。在那个兴起一片绿军装的时代，小镇的

文艺宣传队却独树一帜。从着装上就同众多的宣传队泾渭分明：夏日里是一色的蓝斜纹的工作服，冬日里是统一的蓝半截大衣。在那个红绿突起的年月，这样的穿着如此特别，就真的吸住了许多人的眼球儿。认同的也好，反对的也罢。反正它这个特色，就让那个年代的人刮目相看了。据说，那个年代因为生活和工作的极其单调，文艺宣传队就是大家寻求愉悦唯一可求的目标。所以，每年辽西地区的文艺汇演，比当今左一个歌手、右一个明星的个人演唱会绝不逊色。

刚开始，在辽西选拔出来的几十个文艺队汇演队伍里，人们并没有把这支一色蓝的队伍放在眼里。在那个本来就很土的年代，他们这一套装束，已到了土得掉渣的程度了。谁初次见了，被一乍吸引后随之不是摇头晃脑？然而，他们将锣鼓敲响、幕布拉开，台下的人就不能不为之一振了。这不仅因为文艺队里的乐鼓手个个精明强干、技术精湛，还和这个文艺队里有两个台柱子有关，她们是姊妹俩，一个叫佟婉，一个叫佟丽。

佟婉长得人高马大，但却一点都不憨实，反而因为胸脯高挺、臀部丰满，倒显得身材十分匀称，用现在的话说十分性感。而佟婉最大特点就是个白润，她站到台上，那种白里透红的圆润，使人自然会想到当年的杨贵妃从温泉里刚出来的那种神态，皮肤细腻的似乎连水珠儿都溶不进去。更动人的还有那对细长的眼睛，黑幽幽的，在男人们身上一扫，就像勾魂似的，再无情的男子也会为之心旌摇动。因此，凡熟悉文艺队的人都说，佟婉就是个压台的茬，让她报幕，那是领导知人善任。用电影《地道战》里的汉奸队长高队长吹捧鬼子的话来说：那就是高，实在是高！

这佟婉白润的脸盘上总是荡漾着笑容。尤其是上台的那股魅力，真是叫人折服了。那年月，你不管是在人群攒动的露天场地，还是在设备简陋的俱乐部里。演出前，不管有多少观众，观众成分多么复杂；只要是宣传队的锣鼓一响，幕布一拉开，她往台上那么一站，嘈杂的声音立刻由近及远地静了下来。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四周的目光都齐刷刷地奔向台上，她微笑着用眼睛往四周那么一扫，台下的人就觉得那目光是冲着自己来的，都像是在对自己传情。这时候就不是静了，用戛然而止来形容就再恰当不过了。这时的她，简直就像一个从半空而降的仙女，只见她眉头高挑，随之是那甜脆脆的声音就在场子的四周炸响了：革命的战友们、同志们，我们是双狮山铁路地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现在演出开始！

嗨，这声音甜脆利落带着回音。让在场的观众脸上有彩、心里舒坦。先不说演出队节目好坏，就这佟婉的气质，就这表现，就让演出成功占了五分，就把观众的心生拉拉地拽到台上来了。而随之就是佟丽出场，她最拿手的独唱歌曲，就是为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谱曲的歌子。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那声音初是甜润，随之是亮丽，随着那手势不断变换，声音进而又由敞亮而进入凄婉，让人简直分不清这曲调是豪迈的毛泽东诗词表达的情感呢，还是心头惆怅哀怨的倾诉。眼前，一会儿是在壮丽山河下挥手慷慨的毛泽东，一会儿又会出现那出塞思乡的王